

语言的力量

——语言力学探索



罗志野◎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语言的力量

——语言力学探索

罗志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语言的力量》研究并探讨一个新观念:语言力学。文本首先提出荒原效应,并且以此否定目前流行于西方的语言天赋论。接着文本把物理力学原理移植到语言学,认为物理力作用于物体,而语言力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提出人们的心理素质愈强,对语言的承受力也愈强。在语言力学原则里,文本提出了互换、平等以及合适共三个原则。文本还认为语言力学可以当作批评理论用于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并且运用了不少事例叙述了语言力和心理素质、思想工作及翻译之间的关系。文本结论认为,如果人们认识到语言力的作用,语言力就可能像物理力一样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的力量:语言力学探索/罗志野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641 - 1466 - 4

I. 语… II. 罗…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004 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 汉
网 址:<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件:press@seu.edu.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65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49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1466-4/H·185
定 价:29.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前言

225x148mm (9x6in) 12.7mm (0.5in) 100gsm (4lb) 100% cotton paper

前

言

1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纠纷都是由于语言不当而引起的,同样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当时就想,语言有力吗?用手打别人,使别人受到肉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用语言咒骂了一个人,使对方受到了心理上的伤害,同样由于心理的伤害也有可能波及人们的肉体。这就看出,物理力作用于人们的肉体并且波及人们的心灵,而语言力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并且可能波及人们的肉体。但是一般人们只注意到身体上的伤害,对心灵上的伤害比较忽视。其实,在古人留下来的成语里就有许多关于语言力的说明,如“甜言蜜语”就说明语言具有诱惑力;“唇枪舌剑”表明了语言的战斗能力;“恶语伤人”说明暴力语言有伤人的力量;“士可杀不可辱”就表现出语言的可恶可恨。可是在几千年来的法律史中对心灵伤害比较忽视。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念头,思考是否存在语言学。

1954年我刚进入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一分为四,这里所说的浙江大学指刚刚分出来的浙江师范学院)读书。当时教逻辑学的老师是严群教授。他是严复的侄孙,是我国著名的希腊哲学专家和古希腊拉丁语专家。我经常到他家中去,他不仅给我讲了许多西方哲学的知识,而且教我拉丁文。到了1956年,虽然我还是学生,学院党委已经批准我做严先生的助手。还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供我办公的桌子。在课余时我要帮助处理他的一切信件,他也常常要我陪他的客人。

有一次北京大学的高名凯教授来杭州讲学,就住在严先生家里。严先生叫到我家里去陪高名凯先生。高先生喜欢通宵达旦地和我畅谈,他鼓励我学语言学,因为我学了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且我还在自修德、意、西班牙等语言,我也想探讨语言学,特

别想探讨我所想的语言力学。我曾经问过当时教我们的语言学教授可不可以把语言和力学联系起来,他们都认为我胡说;我又问过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们也认为语言不是物质,不可能有力,说语言有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我一向严先生和高先生提出,就得到他们的支持。严先生是哲学家,他一再对我说过:“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会思考。语言力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尽管现在还没有人研究语言力学,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高先生是语言学家,他一再鼓励我探讨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即使别人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只要是科学,都可以自由研究。现在不被承认,将来是会得到承认的。”

接下去国家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我对语言力学的思考也就停顿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放牛。我发现牛群里总有一条领头牛。而且领头牛发出不同的声音,整个牛群就有不同的举动。这才又使我想起语言力学。我也写过有关文章,寄给许多刊物,大都没有回信,有的回信也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1979年后全国拨乱反正,也为我进行了平反,我开始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翻译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也就没有时间顾及这个问题。直到1995年我偶然寄了一篇有关莎士比亚语言力学的短文给香港大公报,居然发表了,而且新加坡的报纸也作了转载。那篇文章主要讨论由于李尔王和他的小女儿都很固执,从一个小小的 Nothing 而形成的悲剧起因。从此,我又开始考虑语言力的问题。1998年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的主编张后尘先生来信,要我为他们学报的《名家论要》写一篇文章,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写了一篇《谈语言力学》,虽然只有两千多字,结果全文发表了。发表后有好几位博士生和硕士生来信问一些有关的问题,我就感觉到探讨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我又向几位物理学教授请教,都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答复。但是国内的某些语言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语言力学这个概念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在研究国外语言学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有了比较充沛的时间,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探讨下去。我记住高名凯先生的话,真理是越讨论越明的。2006年江南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一篇《语言力学论》,我的学生沈

濂也根据我的观点在江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语言力及其心理调节功能》。我以为这个题目还是有研究的价值,于是下定决心写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是献给年轻一代。这本小册子里的论述也只是粗糙的初始研究,仅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构想,大量的后期工作都要等待年轻人去完成。我相信,经过年轻一代的批评和创造性的工作,语言力学对人类将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这个小册子由 10 篇论文组成,主题讨论有关语言力的问题。第一篇是绪论,简单地谈一谈我个人对语言这个概念和普遍语法的认识,其中有一些看法和当前学术界的观点不同。语言力学原理探讨了如何把物理力学原理移植到语言力学。语言力学原则主要介绍几个基本的原则,即:互换性原则、平等性原则和合适性原则。接下去的几篇论文分别研究了如何运用语言力学的问题,同时对语用学里的某些原则也进行了一些评析。

这本小册子篇幅虽然不长,却是作者经过多年的思考,数易其稿而完成的。最初写了 30 万字,经多次修改后,只留下了 10 多万字。我对语言力学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还谈不到是一门建成的学科。根据目前的知识水平,我也只能作尝试性的研究,许多具体的研究还得由年轻一代去完成。我也希望年轻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有这样最终才会踏上真理之路。另外,我虽然尽量使语言通俗化,但是有些理论问题仍然是比较枯燥的。如果读者在阅读时略微带一些思考,就会使一些枯燥的东西变得有趣了。

与时俱进,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学术性的著作已不容易出版。因为读者面很窄,但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的顾金亮先生却愿意出版我这本小书,并且对全文进行审校,修改若干错误,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为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支持作者的学术著作出版表示诚挚的谢意。江南大学的李道国先生为了出版我这本书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和奔波,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江南大学的谢光前先生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当时我在给研究生讲授美国哲学时,他曾经帮助我整理讲稿,这一次他又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不仅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而且还努力促成本书的出版,我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I 语言力学原理	(28)
II 语言力学原则	(44)
III 语词力度	(56)
IV 语句力度	(75)
V 语篇力度	(87)
VI 语言力探索对语用原则的评析	(106)
VII 语言力与心理素质	(141)
VIII 语言力和思想工作的关系	(168)
IX 语言力和翻译的关系	(176)
参考文献	(194)

绪 论

语言力学应该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小小分支,而应用语言学又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探讨语言力学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语言学家们对语言学和语言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这里我只是谈谈我个人对语言的认识。

虽然人们都在运用语言,也都知道语言是什么,而且有无数的语言学教科书为语言下了基本一致的定义,但是,“究竟什么是语言”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难以回答,而且有不同的回答。人们常常以为语言就是我们日常说话的一种有相互联系的声音。当然,这种有相互联系的声音是语言,但语言并不仅仅是这种有相互联系的声音,这只是一种有声语言,是语言的基本部分。除有声语言之外,还有书面语言,所有人类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都是用书面语言也就是用文字书写或记录而成的。除上述外,还有身势语言。比如人的眼神、手势,以及各种不同的辅助动作,这些对理解对方说话的意思都是有幫助的。许多学者也认为,非口头语言包括动作、姿态、外貌、目光、表情、衣着、体味等,因为这些都涉及人们的个人特点和性格。可见,语言包括有声语言、书面语言和身势语言。从有声语言来讲,也不仅仅是由口腔发出来的声音,有聋哑人的手势语,海军舰队用的旗语,另外还包括一些器具发出的声音,如汽车的喇叭声、防空警报声、通知上课的电铃声等等,这些声音都代表使用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当你坐在房间里听到厨房里主妇动作所发出的声音,你就知道她在干什么,比如她在洗菜、切菜、炒菜,等等。其实,这里所说的也还是狭义的语言,从广义上看,语言是一种符号,包括自然符号,如云层的变化、水果表面的各种变化等等,都可以告诉人们许多重要的信息。即使人类的语言也有所不同

的,如婴儿的语言就是自然语言,婴儿和母亲之间的交流,婴儿的哭和笑实际上就是最初的自然语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符号还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将会掌握更多的语言符号,并且会把这些符号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

一涉及语言,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到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冲突。大家也同样会想到,如果在交际过程中注意语言的运用,就有可能达到语言的和谐。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不同的结果,比如自认为所运用的是友善的语言,可是结果却引起对方的不满,因为每个人的语言都是自己人格的投射,这和个人的文化及家庭社会环境有关。比如“他妈的”这个词,有些人认为是友善的和幽默的语言,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是鄙俗的和不堪入耳的语言。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心灵世界,而这个心灵世界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的,尽管不一定让别人知道。可见,如果语言运用不当,就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上面讲的也只是语言的种类,而究竟语言是什么,有必要给语言作一个解释。究竟语言是什么,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语言是人类斗争的工具,还有人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另外一些人又认为语言是提供信息的工具以及人类思维的工具。当然还有些另外的说法和理论。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错,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每一种说法又只是说明了语言性质的一部分。因为语言的功能是复式的,是多维的,并不是单一的。下面我们先对这些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探索。

人类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发展,要发展就必须了解各方面的知识。要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就要进行生存方面的斗争。人类不斗争是不可能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当时的古猿人要 and 恶劣的环境做斗争。所谓恶劣的环境是指天气、居住的条件,以及周围的各种其他环境。当时一般古人的寿命也只有十几年到二十年左右。当时的古人类住在山洞里,除了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和其他的动物在争夺食物方面进行斗争。如果不和其他的野兽斗争就有可能被它们消灭。如果仅仅凭人类自己的力量是比不上其他野兽的。因为人跑不过兔子,

力气比不过老虎,生活能力甚至于比不上一般的小动物。所以,人类就有可能遭遇到其他动物的侵袭。如果人类不和其他动物抗衡,人类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这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道理。所谓“适”就是指在斗争当中取得胜利。人类若是想不断地延续下去就必须要有斗争。

那么,语言和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类和一般的动物相比,就是人类有团结性和社会性。如若一个单独的人和老虎或者狮子斗争,失败的往往就是人。所以,人类要和四周的野兽斗争,要克服恶劣的环境,就必须要有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合力。要团结就要有一种团结的方式,这就需要用语言作为联系的符号。也就是说用语言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大家团结一致,制定斗争纲领,共同对付野兽和与自己为敌的敌人,从而改善四周的生存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语言说成是斗争的工具是可行的。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里运用语言作为工具进行不同的斗争,这也完全讲得通。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所谓社会性就是指人类能够在一个社会集体之中生存。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社会集体之中生存,是因为人类能够利用语言这个重要的工具进行相互之间的联系。人类既然是集体的动物,人类就离不开集体,人类的生活就必然地依赖集体。无论是集体生活,还是生产,共同执行某一件工作,就需要用语言来取得相互的认同。没有语言自然就没有交际,没有相互之间的来往,人类就无法为共同的事业进行奋斗。可见语言不仅仅用来作斗争,而且可以用来进行交际。

有人认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交际工具。其实一些动物也在运用简单的语言符号进行联系。因为语言本身是发展的,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人类的语言才是语言,而其他动物的语言就不是语言。我们如今既然了解人类本身也是动物,就再也不需要唯我独尊,以为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而其他的动物就没有语言。虽然地球上的其他动物的语言比较简单,但是在它们自己的社群之中也能够起到交际作用。例如蜂群,蚁群,甚至狼群,以及其他有关的动物群体。我们必须把人类看成是动物的同类,如果脱离这一点就会给我们的研究蒙上一层迷雾和灰土。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但是语言不仅仅是人类独有的交际工具。任何一

种动物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都有可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不过其他动物的语言目前仍然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罢了。语言决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只有人类的语言才是人类所独有的。我想在弄清了这一个问题后对什么是语言的探讨会方便得多。

人类模仿动物的语言,或者动物模仿人类的语言都是一种和原来语言不同的事情,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一段话:

“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接着念道:‘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见《红楼梦》第35回)

这不能说鹦鹉就懂得人类的语言。这只能说是鹦鹉学舌,模仿人类的语言,其实它并不懂人类语言的含义。因为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的语言是不同的。人类的语言比其他动物的语言更加复杂,已经形成一套系统语言符号和确定的语法结构,意义清楚连贯。另外,在人类语言方面也有不同。有些民族的语言就比较简单,而且许多古老的种族语言现在业已被淘汰。在目前所有的人类语言当中,各种语言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不仅在语音方面,而且在语言的结构、句法、语义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对语言作一个描述性的解释:语言是社会形成和文化传播的基础,是个人进行思维和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也是调节个人心理和化解人与人之间矛盾和争议的手段。下面我们对这个描述性的解释进行研究。

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因为社会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群体中群体的成员之间必须要交往,交往的工具就是语言。一个群体,无论是原始的群体还是发达的群体都不能没有交往,没有交往就不可能形成社会。比如,在一个原始部落当中,他们必须进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的规划,在生产的时候个人与个人之间需要取得联系,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交际和协商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就是语言。虽然在原始部落中所需要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越来越复杂。另外,原始语言也不一定就是有声语言,有可能最初的语言是手势语或者用其他方法进行交际的工

具。但是必须要有这种最简单的交际工具,如果没有就不可能形成一个集体。

群体之间传达信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特别在一些动物之间的传达方式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如人们对蚂蚁传播信息的方法就还没有完全了解,只停留在表面上。蚂蚁在忙碌劳动时,我们会发现它们利用头上的触角传播信息,而且非常迅速。那么它们的语言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语言基础是什么,我们目前还无法了解。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蚂蚁没有这种传播信息的方法,可以肯定它们是无法进行统一行动的。无法进行统一行动就无法形成一个集体或一个社会。尽管它们的语言是简单的,然而正是这种简单的语言才形成了它们的集体基础。蜜蜂所运用的传播信息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可以把远处的蜜源运用翅膀震动的方式传送给其他的蜜蜂。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语言是各不相同的,并不一定用声音或手势,利用触角的碰撞以及翅膀的震动都可以形成语言。人类的感官是有限的,大自然的现象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感官来衡量世界里的一切事物。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我们感官不能感觉到的现象。世界中的现象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了解在其他动物身上存在着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总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语言是形成一个集体的基础,因为语言可以使一个集体内的成员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没有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工具是不可能形成一个集体的。任何动物也都有它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它们的特色文化也需要相互传播和相互交流。而文化的相互传播和相互交流的基础就是语言。

语言可以调节个人心理和解决人际矛盾和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经常参与选择活动,或者说进行一个抉择的过程。比如,人们在进入食堂的时候,就会考虑该买什么样的菜;在受到委屈时,就会考虑如何对待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某人于某日由于不小心丢掉了100元,心里感到十分难过。首先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选择,比如:(1)到派出所去报案;(2)到可能丢掉钱的地方去找;(3)回想一下,是不是放在什么地方根本就没有带出来;(4)思考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都是初步的选择,但不管怎样,丢掉了100元是一件事实。丢掉

了钱当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心里十分不高兴。由于各人的性格和自我处理的方法不同,面对这样的事实就有不同的态度。比如:

(1) 心中非常难过,甚至于懊悔自己把钱带出来。并且责备自己太不小心,结果丢掉了钱。

(2) 责怪别人,为什么不提醒自己,结果把钱给丢了。

(3) 咒骂偷钱的人,为什么不去偷其他人的钱,偏偏偷自己的钱。

(4) 心情焦虑,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5) 冷静地调节自己的心情。这次丢钱是对自己的一次警告,对自己有好处,今后以此为训,出门要小心一些,东西就不会再被偷了。

(6) 进一步劝慰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丢了钱就接受了一次教训,以后加以注意就不会丢钱了。

以上的各种考虑都是思维活动,每一个思维活动都是由不同的语词和语句构成的。如果丢掉钱的人能够运用合适的语言构成的思维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其心里就会舒服得多,也就不会太难过。这里我们可以说语言是调节心理的一种手段。语言和心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问题在于人们还不太注意罢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把语言和自己的心理联系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人们应该记住并了解,语言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够调节自己和别人的心理。

再说,除了能够调节心理外,语言还能够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这里包括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比如商务方面的纠纷,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先举一个《红楼梦》里的例子来说明。在《红楼梦》的第20回中,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发现袭人睡在床上没有理会她,心中颇为生气,就骂道:

“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了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只听你的话。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来的小丫头子罢咧,这屋里你就作起耗来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

不哄！”

袭人再向她解释也无用。甚至于贾宝玉告诉她袭人生病了，在吃药，并且说，如果不相信可以问其他的丫头。李嬷嬷仍然不相信，而且开始又骂宝玉：

“你只护着那只狐狸，哪里还认得我了呢？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拉下马来？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讲：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边儿，逼着丫头们要我的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李嬷嬷不仅和袭人发生了矛盾，而且又和贾宝玉发生了争议。其实，这里的矛盾只不过是由误会产生的，但是既然产生了误会，造成了矛盾，就应该通过语言来解决。当时，大家都失去了主意，不知如何办是好。正巧这时候王熙凤走了过来，她了解今天李嬷嬷不高兴，既犯了老毛病，又输了钱，所以迁怒于他人。于是她笑着脸对李嬷嬷说道：

“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刚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吵，你还要管人家才是；难道你倒不知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屋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跟了我喝酒去。”

王熙凤的这一席话就解了围。因为这些话很有解围的力量。语言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有说服力。这一席话有三方面的内容：（1）你是懂规矩的，如果你这里一嚷嚷，会使老太太生气（这是李嬷嬷最怕的事情）；（2）你说的是谁使你不开心的，我可以替你去打他（这是哄骗小孩的方法）；（3）我房间里正烧着滚热的野鸡，我请你去喝酒（这是解围的好方式）。这里她的话是软硬兼施，硬的是：你不能嚷嚷，老太太会不开心的。谁都怕老太太，当然李嬷嬷就不敢再吵了。软的是：你说的是谁不对，我就去打他；我现在请你去喝酒吃野鸡。这就是运用语言调解矛盾和争议的例子。如果你不去调解矛盾，反而加油添酱地扩大矛盾，那就会适得其反，矛盾也就会越来越深，争议越来越复杂。现在不仅在人际关系方面，而且在国

际问题方面都可以用语言来调节。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甚至于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往往就是由于语言的运用不当造成的。另外根据有关报道,说一个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家三口,仅仅是因为在一年之前他向这一家的主人借钱,那人不仅没有借给他,而且话说得太难听,伤害了凶手的自尊心,最终他用杀人的方法进行报仇。当然,这件事情说明凶手不能自我调节心理,杀人是绝对错误的。但是这也说明被害的人所用的语言力度太强。

语言除了用作斗争的工具和交际的工具之外,还是思维的工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有思想能够思考,也就说明他本人是存在的,如果他不存在他自然就不能感到他有思想并且能够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语言人们就不可能进行思维,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语言里的每一个词汇都有确定的意义,把几个不同的词汇联在一起就形成一条语句或者一个判断,也就形成一条有确定意义的思维结构。

语言和思维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按照《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而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从这两种解释可以看出,语言和思维的确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语言和思维又是不可分的,两者是密切相连的。思维是利用概念来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逻辑中的概念在语言里就是词,逻辑中的判断就是语言里的判断语句。比如:“牡丹花是美丽的。”这既是一条语句,又是一条判断。从语言角度分析:“牡丹花”是普通名词,“美丽的”是形容词。两者用一个联系动词“是”连成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句子。从逻辑角度分析:“牡丹花”和“美丽的”是两个概念。在这个判断之中,指明牡丹花具有“美丽的”这个属性。也就是肯定“牡丹花”具有“美丽的”这个属性。这是一个肯定判断,是用一个系词把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的牡丹花是美丽的。”尽管在这个全称判断里省去了“所有的”这个表示数量的形

容词。

《现代汉语词典》里所说的是思维的形式,也就是逻辑,而逻辑本身并不是思维。我们这里说的语言和思维是联系密切的,是指如果思维离开了语言就不能思维。同样,语言也不能离开思维,语言如果离开了思维也就等于没有了语言。因为语言必须要有意义,而意义必须通过思维才能表达出来。比如我们说“真理”,这是一个语词,但“真理”是什么呢?它必须有意义,而意义是通过思维表达的,我们一说出“真理”,就会有一种模糊的真理意义,要进一步理解其道理,就更加需要运用思维。所以,我们可以说,思维就是内在的语言。何况每一个概念都可能有几个或者更多的不同意思。究竟应该用哪一个意思就要由说话人选择。在语言当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诸如同义、反义、近义和相似,等等。再加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各民族的语言无论单词单句都不是绝对对等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现象。而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我们在研究语言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客观事物在大脑中的反映形式是全息,在没有思维的时代,所有的反映只能是模糊的图像,尽管各种感觉器官可能在大脑中生成某一事物的全部形象,由于思维活动尚未产生,所有事物形象都是模糊的,缺少动力。模糊的形象对初始人有作用。对事物模糊反映的形象实际上是思维的沉睡状态,也可以称为思维的初始静止状态。比如,初始的人们发现某一种水果好吃,在大脑里会出现这种水果的形状、味道、手感等综合形象,也仅仅是一种个体感知的模糊形象,不能和具体的诸如圆形、红色、蜜甜、光滑等这类词语联系起来,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复合体。由于大脑在人类活动中的不断发展,他们逐渐学会用某种声音、手势、身势、表情等来表达某种事物和情感,这就是最简单朴实的语言符号。正是这些简单的语言符号用来表达思维,使思维从模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语言不仅是发出的声音符号,也包括前面所说的手势、身势、表情。如微笑表示高兴和喜欢,流泪表示激动、喜悦和痛苦,招手表示欢迎,摇头表示拒绝等,这当然是某些初民的语言,另外不同的民族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表示同一情感,或者用同样的符号表示不同的意思。不管何种语言

符号,应该承认从一开始这些符号就和语义连在一起,语言符号的出现就是分析思维活动的开始。

当今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只限于对有声语言的研究,比如,训练猩猩发声,探讨猩猩是否能够言语。其实,动物的思维活动也在发展着,只不过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而已。我们知道,猩猩和其他的动物也能够相互交流,它们用不同的声波声段,走路和跑步的姿态,身体的动作,面部的表情等来表达自己的简单的思想。应该承认,动物是有简单思维的。比如当牛进入宰牛场时常常会流下眼泪,婴儿狗突然死亡,也会造成母狗的自杀行为;母狼甚至于愿意喂养人类的婴儿,俗称狼孩。这些都说明动物有一定的情感,有一定的思维,有简单的语言,不是用一个本能就能够说明的。不过它们所用的语言符号目前还不为人们了解,人们不懂得它们的思维活动与情感。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现运用声波表达语言符号最方便,所以各个种族部落都把声音作为语言符号,经过多少万年的发展而形成现在的上千种不同的人类有声语言。在人类运用语言的同时,还配合使用面部表情与声势语,在军队或探险以及航海活动中人们会运用旗语,聋哑人之间会运用手势语。不管运用什么语言、声音、书面语言、手势、面容、旗语等等,所有语言的符号都必须有意义,也只有有意义的语言,如声音,才能和思维相联系,没有意义的声音当然和思维毫无关系。

根据佛洛依德的研究,人们心理存在着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潜意识是本能,是客观驱动在大脑中的反映,在前思维时期(或目前的某些动物所处的状态),感到饥饿就想吃东西,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感觉。因为客观事物是以全方位的形式在大脑中反映,但不表现出意义。时常在人们梦中所出现的一些背景能够说明问题,在大脑里出现的图像和镜像的含义不是用语言表示的,所以在有意识前的前意识时期不存在任何普遍语法,语法必须在语言形成后才产生。

客观事物在大脑中形成的图像最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即使不是用有声语言表示出的意义,那就已经构成了思维,